

# 保镖情人

## 第一章

“我就说他不会同意嘛。”沉威嘀咕着。

“魏伯说他见到他，他就会同意了。”沉靖压得低低的声调没多大把握。

宽大的办公室里的气氛比他们的声音还要低沉，这股足以令人窒息的低气压来自沉默地站在窗边、背向他们的男人。

沉飞不仅是他们的大哥，也是“沈氏兄弟建筑开发公司”的董事长。他天生有种领袖气质，使他随时都散发着一股威武的气势，教人不能不屏住气息，等着看他的反应，以他的喜怒为喜怒。

倒不是说沉飞是个跋扈专制的人，只不过当他一语不发、面无表情时，便显现出不威而惧的严厉神色。此时，在他四周的人最好提高警觉。

沈飞慢慢地把高瘦、健壮的身子自窗边转过来，即使右手吊挂在三角巾里，他看上去仍背心口袋。

“他等一下就要来了？”他平和的询问语气，令站在一旁等候半天的两位弟弟同时吐出一口气。

“他应该在路上了。”沉威回答。

“应该随时会到。”沉靖说。

“好吧，我见见他。”沈飞朝高背皮椅坐下，竖起一根手指。“但是不表示我同意这个荒谬的主意。”

沈威和沉靖同时点点头。两个人如释重负的模样，令沉飞无奈地叹息。他暂时妥协是不想让他们为他担心。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，沉飞自己丝毫不放在心上。

为了一个社区重建计画，不到两个星期，沉飞遭人暗算两次。一次自他背后突击，往他后脑勺敲了个大包。下手的人见他昏倒在地上，后脑淌出血来，大概以为他死了，不料他还活着，于是又来第二次攻击。

对方似乎并无意置他于死地，只是要给他一个严重的警告和威胁。沉飞自己如此解释这两次“意外”，尽管第二次他的手臂差点被打断。

“沉氏”一位已退休的安全部门主管魏伯来探望沈飞，提议他找个贴身保镖，沈飞认为无此必要，一笑置之。想不到魏伯转而去和沈威、沉靖商量，三人瞒着他聘雇了人才告诉沉飞，来个先斩后奏。

“都站着干嘛？比高啊？”沉飞说。

沈威和沉靖于是一起在长沙发上坐下，不约而同地看看表，望向对方，眼中发出相同的疑问：“怎么还不来？”

沉飞摇摇头，低头看十分钟后才送到他桌上的人事资料。

项羽。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连续三年柔道冠军，海军情报局退伍，曾获美国总统亲颁勋章。身高五呎八吋。

五呎八吋？他们找个不及他肩高的人来当他的贴身保镖？沈飞可以想见父亲在世时追随父亲多年的魏伯，和他的两个弟弟多么为他焦心忧虑。他自己是跆拳道好手，虽然没参加过比赛，也多年疏于练习，但是他的受伤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和能力。只是暗箭难防，不是吗？

这四个字使他脑中浮起一个可疑人物，沉飞怀疑这两次“意外”都是同一个人指使的，而他认识这个人。

哦，是的，他“认识”曹英峰。事实上，沉飞有绝对的理由相信他父亲的死，和曹英峰大有关系，就像他有相当自信认为这两次“意外”是曹英峰派人暗算他。

他会去找曹英峰当面理论的，等适当时候，等他逮到证据。此刻他若贸然行动，徒使他的“意外”变成让对方嘲笑的笑话。

“是魏伯认识的人。”双胞胎同时在场时，总是沉威先发言。

“我们也都还没见过这个人。”沉靖多半附和或敲边鼓。

沉飞明白他们的意思，他也绝对信得过魏伯。但他也绝对不需要贴身保镖。

“大哥，不论如何，你把这个人留在身边一些时候，好不好？”沉威说。

“如果他不称职，再辞掉他也不迟。”沉靖说。

沉飞掀掀眉。“任何时候辞他都不迟，只是他若不称职，对我可是太迟了。”见他们脸色变灰，他扬一下手，“好啦，我只是开玩笑。魏伯引荐的人，不会不可靠的。看他这力拔山河的名字就够唬人了。”

项羽，他想，他若不姓沉，姓张，用了这个人，倒是挺有趣的。

沉飞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，秘书用异于平常的声调向他通报。

“沈先生，你等的人来了。”

羽蕊不喜欢父亲派给她的差事，不过她没有选择余地。如果他命令她，或者她还可以拒绝。但是这次为了要她来接近沉飞，从未曾要求过她任何事的父亲竟亲自去找她，央求她。

“沉氏”多年来一直是她父亲事业上的强劲对手。正确的说法，应该是两方互相敌对。

羽蕊不在父亲公司做事，所以并不清楚他们双方是何恩怨。为了私人的原因，羽蕊不若她的两个妹妹和父亲那么亲近。

她既然答应了，自然做了她的功课。她发现沉飞是个锋头很健的青年企业家，他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花边新闻中，和许多名女人的名字连在一起，他在社交界的知名度，并不亚于他在工商界和建筑界的排名。

羽蕊怀疑像沉飞这样一个在生意上巧取豪夺、不择手段获取名利与成就的人，其私生活又如此色彩缤纷，他的敌人只怕不仅止于生意上吃过他暗亏的人，恐怕还包括不少情敌。

了解了沉飞其人之后，羽蕊很后悔她答应父亲答应得太快。首先，她本就憎恶这种财大势大的男人。其次，她见过报章杂志上他的照片，浓眉大眼，挺直的鼻子底下是两片线条性感的嘴唇，五官具是亚兰德伦年轻时风靡全球的魅力，瘦长的脸又颇有梅尔吉布森的性格。

偏偏羽蕊最反感的就是这种集俊、帅、酷于一身的男人。再加上财势和成功的事业，他们便自以为他们拥有了全世界及各种特权，可以为所欲为。

光亮的榉木地板尽头，一名中年妇女坐在一张弧型办公桌后面。自入口开始，入目所见的豪华和气派皆在羽蕊的意料之中。事实上，她来之前也已看过照片。“沉氏”的办公室内部设计曾被“建筑风”杂志，选为十大风格独具的设计之一。

光洁整齐的发髻，淡淡的妆配合她的穿著，显得十分雍容高雅。而羽蕊原本以为会看到一位年轻美艳的女人坐在接待室里。

走近后，桌角一个四方金框名牌说明了这位女士的职位。  
SecretaryGraceFans。

秘书小姐在听到脚步声时，便自工作中抬起头，露出虽职业但十分亲切的微笑。待羽蕊近到桌前，她仰首注视身材高姚、健美的访客，笑容亲和得会让人以为她见到了朋友。

“你好。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你好。我姓项，项羽的项，和沈先生约了三点。”羽蕊不用看表，她一向准时。

秘书看了看她桌上的行事历。她并非不记得，只是确定一下。当她再望向羽蕊，亲切的笑容变成惊讶的表情。

“项……小姐？”

羽蕊点点头。

“你是……魏伯……我是说，魏主任介绍来的？”

羽蕊又点点头。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她觉得奇怪，秘书小姐的反应好象她预期见到的是另一个人。

“哦，没有，没有。”笑容回到秘书脸上，但变得有些……像是在窃笑一件好笑的事。

羽蕊些许纳闷地听着她用电话通报，然后指着后面一扇门对羽蕊说：“沈先生在里面，请进。”

项羽是个女人的事实让室内三个男人都大吃了一驾。然而使沉飞瞪大了眼睛，脉搏加速的却是她的容貌。突然间他感到呼吸困难，就像是有人冷不防地在他心窝上打了一拳”另一次令他猝不及防的“意外””因为这个他不想要的“贴身保镖”竟美得令人窒息。

她的五官如此姣好，以至于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能细品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。

她黑缎般的秀发挽成优雅的发髻。她的五官细致，但微翘的下巴显露的是相当的坚决力。

她的瞳眸闪亮如星辰，却是冷漠的。

五呎八吋对男人只是中等身材，对女人来说，便相当高了。她穿的是白色条纹衬衫、深蓝窄裙和一件革皮黑夹克，这身装束既冷又野。没有化妆的脸庞细致红润，显得清丽自然。

突然，沉飞警觉那张引人遐思的唇在对她说话，他猛然集中注意力，暗自希望她没有注意到他的失神。

“……写错了，少了一个字。”羽蕊手指着姓名栏。

但按着他又困惑住了。她的手指纤细修长，可是这部分的皮肤却教人意外的粗糙，好象那是一双做苦力的手。

这是历史镜头，沈威和沉靖交换着双胞胎特有的默契眼神。沉飞这辈子恐怕还不曾因面“项羽蕊。”

沉飞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他仍旧觉得迷失了方向，见到将成为他贴身保镖的女人的震惊，就好象把他整个人倒吊过来。

“那么，”他闻名的冷静该死的到哪去了？沉飞很快地瞥一下桌面的人事资料，目光又盯着她，“是他们给我的资料有误？”

魏伯找个女人来保护他？不会吧？这未免太难堪了。

“只是名字写错了。”她微微一笑。

她自她的黑色夹克口袋抽出一枝笔，在她的个人资料姓名一栏“项羽”的后面加上“蕊”字。她的笔迹劲洒如飞。

写完，把笔插回口袋，她朝他伸出手。

“我想你就是沈飞先生了。”

“是。”

他听到自己蠢蠢的回答，暗自懊恼着。他一向以自制力自豪，但是一握住她的手，他的脑子里突然成了一团浆糊。

双胞胎在一旁发出轻咳声。沈飞发觉他不大高兴被岔开他对项羽蕊的专注。

“嗯，项小姐，这两位是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”羽蕊的脸转向沈威和沉靖，同两张难分轩轻的脸孔微笑。“你是沉威，你是沉靖。”

“哇！好厉害！”沉靖惊叹。

“你如何分辨出我们谁是谁的？”沉威也十分佩服。

“简单。我家也有一对双胞胎。”羽蕊告诉他们，“面貌与生俱来，无法改变，但她们极力在穿著上使自己 and 另一个人完全不同。”

“观察力相当敏锐。”沉飞说。

她不仅止于观察入微，凭她的简短说明，沉飞知道她对他们做了番职前了解。西装革履的沈威是“沈氏”兄弟公司的合伙人之一，生意人气息明显可寻。沉靖一身米色对襟唐装和茶色棉裤、棉布鞋，与衣领齐长的头发束在脑后，一派洒脱不羁，充满艺术家气息。想必她也已知沉靖是个小有名气的摄影师。

“请坐，项小姐。”沉飞邀请道，发现自己还握着她的手，他依依不舍地放开她。

沉飞的内线电话又响了。

“沈先生，记者们已经到了大厅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沉飞应一声，放下听筒，看向沉威。“记者？”

“你的意外事件。”沉威提醒他，一面暗自好笑。

“哦。”沈飞目光移向羽蕊。“看来你初上任就要开始挑大梁了，项小姐。请你和沉威先下去，告诉他们我二十分钟后到。”

“没我的事，我回去了。”沉靖说。

沉飞仅扬扬手，视线仍跟随着和沈威一同走向门的羽蕊。他没察觉到他没问任何问题或作任何交谈，便录用了他百般反对的贴身保镖，而且还是女保镖！其实正因此，他才需要一个人整理一下自羽蕊进门后他纷乱了思绪。

“我现在知道为什么魏伯说：“他见到她就会同意了。”到了走道，沉威轻声对沉靖说。

“是啊，只是魏伯没告诉我们这个“她”不是我们以为的“他。”沉靖望着走在他们前面的一双美腿。“我看这位气拔山河的项小姐才需要个保镖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你没看见大哥的眼神吗？他一见到她，六神全没了主了。”

“我看他是吓呆了。“铁臂沉飞”请了个女人当保镖！想想明天的头条新

闻吧。”

“那他二话不说就派她上任为他打头阵，岂不是不合常理？”

“大哥做事几时按牌理出牌过？”沉威笑答，但他随即若有所思的说：“魏伯这一招可能别有用心。”

“沉氏”新来的董事长贴身保镖在电梯里等着他们，他们赶紧加快脚步走过去。

大会议厅里已挤满了引首翘望的新闻记者，而摄影记者们正忙着抢一个好位子，好拍摄下这位十年来美国建筑界最卓越的华裔青年。室内非常嘈杂，当沉威和羽蕊从边门出来，走上麦克风环绕的讲台时，喧闹的声音立刻静止下来。

“各位女士、先生，沈飞先生一会儿就到，请稍后片刻。”羽蕊透过麦克风传至宽敞厅室的声音，柔和但果断有力。

“项羽蕊。”一个记者认出她来，对旁边的记者说。

“谁？”

“咯。”他朝走到讲台边和沉威低声交谈的羽蕊努努下巴。“她以前在海军情报局工作，是那个单位唯一的东方女性。关于项羽蕊的资料很少，只知道她毕业于海军官校，曾经因为立了个大功，总统先生在白宫接见她，颁给她一枚勋章。谣传她曾是五角大厦一名特情组情报员，后来受了伤，光荣退伍，在海军某个单位当教官，不晓得怎么会跑到这来？”

另一个记者不禁对羽蕊肃然起敬，如此年轻貌美的女人，怎么可能从事过如此吓人的工作？

沉飞到场时，镁光灯开始闪个不停。冷眼旁观的羽蕊不自禁地感到极度不舒服，不论他受攻击的原因为何，或攻击者是谁，他如此不在意的把自己继续暴露在大众眼前，岂不是自找麻烦？

“各位女士、先生，午安。”沈飞低沉深厚的声音响了起来，他的英文发音纯正，还有种美国南方绅士的柔和腔韵，性感迷人。羽蕊不得不承认，他确实是颇具魅力。

“希望你们欣赏本公司提供的糕点和咖啡。我特别交代咖啡要够浓，以免有人中途睡着了。”

羽蕊环顾笑声洋溢的室内，尽量不使自己和其它人一样，被他的翩翩风采和幽默所吸引，专心的注意有无可疑的人。

沉飞的目光扫掠过全场，让每个人都觉得他是在和他们个别说话。“虽然我方才先去巡视了一下，发现咖啡已有些供不应求，为了各位着想，节省大家的宝贵时间，我们还是尽量长话短说。但首先呢，我要向大家介绍本公司一位新加入的伙伴。”

他向羽蕊招招手，她遂上台站到他旁边，台下掀起一片骚动声。沉飞仅是露出他的招牌微笑，便令所有人静了下来。

“各位，“沉氏”的新安全主管，同时，据说也将是我的贴身保镖，项羽蕊小姐。”

他一宣布完，立即引起台下记者群的一阵惊讶声，但他们都不比站在讲台另一侧的沉威来得诧异。

“他在搞什么鬼，这么大声嚷嚷？”他低声咕哝。

“不是声东击西，就是蓄意打草惊蛇。”回话的是方雯绢，她是沈飞的秘

书，对“沉氏”的第二代董事长充满信心，就像她对他们父亲的忠心耿耿。她始终目不转睛的盯着厅内记者群中的焦点——项羽蕊。“她可真是漂亮的小东西，不是吗？”“我可不会称她为“小东西”。”沉威也注视着面带微笑，但实际上心弦紧绷的羽蕊。

她全神戒备，好似全身都装置了肉眼看不见的电子扫描仪，然而，她的态度自然优雅，一点也不显出紧张。

“你看他们站在一起是多么相配的一对。”方雯娟欢喜的低语。

沉威讶然看看她，又去看台上两个人。可不是吗？还真的是俊男美女绝佳组合呢。

“沈先生，你的生命受到威胁吗？”一个男记者问道。

“我从事的是棘手的行业，在这一行中，受到威胁的不止我一个，只是传播媒体似乎对我特别关注，在此我借机向各位表达最深的谢意。”

谁都听得出他的控告，但是他的口吻婉转、风趣，因此那些记者不但不生气，他还又一次赢得满意的笑声。

“沈先生，你前两次的事件难道不是意外吗？否则为什么会需要请保镖呢？”一个金发女记者狡猾地问。

沉飞递给羽蕊一个眼神，把这个问题交给她，看她如何代他解答。

“被人从背后突击？当然是意外。”羽蕊流畅地微笑道：“自背后我想是很容易弄错对象的。”

所有的目光都转到羽蕊身上。

“项小姐，听说你原本在海军某单位任职教官，现在来做保镖，是不是屈就了呢？”

“或者保镖只是一种掩人耳目的说法？”

对此昭然若揭的公然讽刺，羽蕊的锐利目光投向发问的两个站在一起的记者，脸上仍保持优雅的笑容。

“我在“沉氏”的安全部门工作，保镖是一般人对安全人员的一种说法。以报章杂志上的报导内容之详尽来看，各位比我更清楚沈先生的私人社交活动，倘若我和他有各位所暗示的关系，我想需要保护的人便应该是我了。”

在场的人大笑。

“你是说沈先生会攻击你吗？”一个红发女记者暧昧地问。

“我相信女性的攻击力比男人有时要过之无不及，你认为呢？”羽蕊流利地反问。

女人们都不作声，男性记者们则发出赞赏的笑声。

“身边带着个女性保镖，沈先生，会不会造成你社交生活上的不便？”又一个男记者揶揄地发问。

沉飞偏头凝视羽蕊好一会儿，立刻，一闪一闪此起彼落的镁光灯，全抢到了当事人毫不察觉的电光火石的眼波交流。沉飞只知道如此靠近的俯视她，她眸中一闪而过的难以捉摸表情，令他……心醉神迷。

好不容易他才将目光移向记者群，微笑着说：“也许我的女伴会保护我。”

他的回答引起哄堂大笑。

“沈先生，你的社区重建计画还是照常进行吗？”一名男记者提出今天的主题。

“当然。这个计画绝不会受任何人、任何事阻挠而更改。”

“此一重建计画是你标购那块地之前还是之后形成的？”

“我看不出有何区别。那个社区的建筑都很老旧了，居民没有能力翻修他们的住宅，而洛杉矶地震频仍，有些屋子已经危险的倾斜，继续住在里面，对社区居民的生命是个很大的威胁。重建对他们只有好处。”

“建筑拆除后，原居民要迁往何处？重建之后，他们又何来的能力负担购买新宅？沦到要流落街头，倒不如有个虽破旧但仍可遮风避雨的地方好吧？”

沈飞望向语调激动的发问人。“这些问题自有特定单位和居民去协商。我是建筑师，不是社工或社会服务处协调人。当然，这不表示我不关心居民将面临的问题。”

不久前的欢笑气氛瞬间为紧张感所取代。羽蕊留意着提出尖锐问题的人，并在脑中迅速记下那些人别在胸前的识别证或记者证号码及名字。

虽然随着主题揭起，问题内容变得严肃，不时响起一两声诘问似的问题，沉飞皆保持温和、沉稳，间或仍以幽默方式作答，因此每每仿佛紧张起来的气氛，随即又在一片笑声中化解。

发问时间结束，沉飞、羽蕊、沈威和方雯绢一起离开。女记者们以梦幻般的眼神目送沉飞，男记者们则以倾慕的眼光追着羽蕊。

“这种美女可以全天候保护我。”一名记者边收拾摄影器材，边低声向往地说。

一架专用电梯很快的将他们送往楼上，沉飞强迫自己把流连在羽蕊身上的目光移开，专注的向沉威说话。

“这不大好吧？”沉威不赞同的皱眉。

“看看明天的会议你能不能代我主持，我明天一早要去实地勘查那个社区的情况。”

“好得很。”沈飞转向羽蕊，发现她正专心的听着他说话，并望着他，使得他又分了一下心，差点忘了他接下来要说什么。“你和我一起去。”

羽蕊点点头。

电梯门一开，沉飞第一个走出去。真奇怪，有项羽蕊在附近，尤其当她近在他身旁时，他便感到呼吸困难。

他走进他的办公室，沉威和羽蕊尾随其后。方雯绢到她桌上拿了电话留言才进来。

这些电话留言都经她先过滤后才交给沉飞。

沉飞接过来，不急着看，把它们放在桌上，伸手松松他的领带结。

“你们不觉得热吗？”他的语气有点烦躁。

“要我把冷气打开吗？”方雯绢立即问道。此际是十一月初，气温在摄氏十八度左右。

“我觉得很好。”沉威抿着想笑的嘴，“沉氏”冷静无比的董事长今天有点失常。

“你可以把皮夹克脱掉，项小姐，不必拘束。”沉飞对羽蕊说。

羽蕊从善如流，因为她也觉得闷闷的。当她脱下夹克后，沉威的下巴掉了下来，方雯绢张大眼睛，而沉飞则愣了一下，旋即跌坐进他桌子后面的大皮椅。

她的肩上有一条狭窄的褐色皮带，一个小枪套挂在她右腋下。

羽蕊看着他们三个人的震惊表情。“怎么回事？你们没见过手枪吗？”

“没见过女人佩带，而且是随身携带。”沉威清清喉咙说。

“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？”方雯绢故作镇定的说：“以前你父亲还送了我一把袖珍型手枪，叫我放在皮包里。我怕它走火不敢带罢了。有人要咖啡吗？”

“我要。浓一点，什么都不加。”沉飞马上说。

“我也要一杯。”沉威走到沙发边坐下。

羽蕊摇头婉谢。

“你用过它吗？”方雯绢走后，沉飞朝羽蕊的配枪抬抬下巴问。“我是说真正的用它。”

“你是问我有没有用它杀过人？”羽蕊轻快地抱起双臂。“有。”

室内清楚地响起两个男人吞咽的咕咚声。

沉飞打开桌角一个精致的雕花木盒，抽出一支细长的雪茄，还来不及送到嘴边，便被羽蕊半途劫走。

他这种些许沙哑的声调，或许会令所有女人为之颤动，但她可不是“所有女人”，她告诉自己，并竭力忽略背叛她思维的体内震颤反应。

“我工作时习惯站着。”

“随时保持警觉，嗯？”他懒洋洋地端起咖啡喝一口。“你为什么会想到来做贴身保镖这种工作？”

她不确定他是在刺探什么，或另有含意。

“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”她答，“而且我以为我的职务是安全主任。”

“那是个职称。魏伯没告诉你吗？你的工作就是专门保护我的安全。你要随时随地紧随在我身边，不能让我离开你的视线。”

他是在刁难，她悟到他的要求其实是个陷阱。

“这个我明白。”羽蕊甜甜应答，“还有何指示，董事长？”

“你确实明白吗？”他对她挑衅地耸起眉毛。

“我的听力很正常，董事长，我的智商也不低。”

沉飞用手指敲着光亮的桌面。当她眼里闪着慧黠的光芒时，她看起来更迷人了。

“我想，和你相处会是个很有趣的经验。”

“我尽力而为，董事长。”

哦，是吗，他想，有她时刻为伴，将会充满乐趣。

“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女人。”他说。

“像我这样的女人？”她疑惑地抬起柳眉。

“像你这么引人注目的女人，从事如此危险的工作，实在很难令人相信。”

“我在海军情报局的工作更难令人相信。”她耸耸肩。

“哦，你本人就已经充满意外了。”

“请放心，董事长，我的职责是保护你避免意外。至于我，意外对我是家常便饭。”

沉飞突然以深沉的眼神静默地打量了她许久。羽蕊暗暗后悔言语太唐突，她忘了这个人的外号叫“铁臂沉飞”，那说的是他的彪悍作风与他无人能及的精明和敏锐。如果他去调查关于她的来历背景，那么，整件安排她渗入“沉氏”、接近沉飞的计画便泡汤了。虽然调查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

当室内的寂静快要令人窒息时，沉飞露出了微笑。“我请方阿姨带你到公司各部门看看，她那儿有我的所有行事历，跟她要一份，然后回来这，我

们讨论一下今后如何互相配合。”

说完，他用内线电话交代秘书，而后便埋首桌上的各类文件中。花花公子转眼间摇身一变，成为精明严肃的建筑公司董事长。

## 第二章

“我们必须在这停车，前面的停车场已经锁上了。”

沉飞点点头，把他的朋驰轿车停在街边。羽蕊先行下车时，他皱皱眉，不过没说什么。

“你好象对这一带很熟。”她领着他顺着一条铺满落叶的人行道走向狭窄的巷道。

“我有职责在身。你要来，我便有我的功课该做。”她淡淡回答。

沉飞在出发时便开始怀疑和她同行是否明智，她太容易令他分心，没别的，只要看着她，知道她在身旁，他脑子里就只有她。可是他未加深思就录用了她，如今她既然成为他的贴身保镖，岂有不让她一起来的道理。

再者，虽然只和她相处了不到一天，他确信她不会同意他单独前往一个全区的人都反对他的地方。这情况委实好笑，向来只有他不容许别人说不了的。

不论如何，沈飞的成功并非侥幸。一踏上他新近买下的上地，他的注意力便因他对这整个地方的关切而集中起来。

通常他只有开车循小径经过这个地区，不过他若将成为这个社区的一分子，他也想多了解它，何况他还要在此地设立新公司。

这个地区正如他昨天在记者会上说的，建筑都十分老旧又没有特色。虽然距洛杉矶市中心很近，但居住在这儿的人的生活方式却和市中心完全不同。

这个旧社区也属于洛杉矶，但早已被过度文明的社会几乎遗忘。它和洛杉矶市中心一样，也混杂了各色人种。不同的是，此地的人没什么重要会议要参加，不必庸庸碌碌一天之后，还要带着面具似的笑容出席宴会，也没有急迫的事等在生命另一头。

沉飞并非企图把这个区域变成另一个商业区，他是想藉由设立分公司，以了解这个旧地区复苏的可能性，同时重现他对人的关心的理想。

到目前为止，这个新方案还只在酝酿的阶段，便已闹得草木皆兵。原因出在抢购这块地的另外某些人输得不甘心，便散布对沉飞不利的谣言，使这一带的居民相信他要毁掉他们的旧家园，把他们赶到街口去。

标购时落败的几个大企业家中，包括“沉氏”多年的强劲对手””中亚专业投资开发集团。这个集团的大股东曹英峰，和沉飞已过世的父亲之间，有段外人不知的仇怨。

沉飞是个一旦拿定主意、下了决心，绝不轻易罢手更改的人。若存心和他作对、从中作梗的是曹英峰，他就算赔上这条命，也要坚持到底。

沉飞身穿运动装和运动鞋的样子，使他看上去平凡了些。但是羽蕊知道他绝不可能和与他们擦身而过的居民一般平凡的，她怀疑他懂得何谓平凡

的生活。

辛涩的感觉没有预警地浮土来，羽蕊立即将它挥开。她发现和沉飞在一起，她总要费很大的心力，才能维持她训练有素的冷静和客观。

她真的不该接受这次“任务”的。她父亲要她来做的事情完全违背了她的本性。坦白说，她很矛盾，一方面她乐于看见天之骄子沉飞的重建计画失败，因为他此举明显的将使原居民个个无家可归。试想，“沉氏”盖的房子，这些居民如何住得起？只怕连屋檐下都没有他们蹲的地方。他嘴上说他不是不关心居民的未来居住问题，其实和绝大多数有钱人一样，只是一口空话。

另一方面，在她和他短兵交接后，她不知怎地竟会在他目不转睛盯着她时，感到十分困扰。她告诉自己是因担心他看出她来“沉氏”另有目的，她心虚，才会如此不安。

但是她的女性直觉却告诉她一些令她懊恼的话，这一部分的她，承认沉飞有股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，他是个非常吸引女性的男人。

他昨天对她的评语使她有些惊讶。他经常周旋于那么多名媛美女之间，何以竟会认为她引人注目？但那或许只是他向每个他认识的女人说的相同台词。

对她是没有用的，她对白己说，她不会像其它女人那样对他着迷。

她留意着沉飞缓慢、从容的步伐，他看似关心的环视他们走过的社区环境。毕竟，他拥有了这片土地。

她在想什么？她脸上交错的表情复杂得他来不及辨识和了解，他捕捉到最多的是哀伤和愁郁。沉飞很想和她交谈，了解她充满智能的脑袋在想些什么。但她披着冷漠外衣的神情令他无法忍受，她是他的贴身保镖，却一副难以接近的样子。

沉飞才准备开口，一个身着精心裁制的三件式西装的男人边抹着汗，边朝他们跑过来。

他的西装和这个地区看起来格格不入。这人是这一带的房地产经纪商，在沉飞标购此地区之前，他提供了不少资料，供沉飞做研究和对整个地区的发展性做初步了解。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沈先生。我迟到了。周末，你知道，车子塞得厉害。”杰瑞·威士连连道歉。

“没有关系。杰瑞，见见我的新安全主任，项小姐。杰瑞威士是个精明的房地产经纪入。”沉飞介绍道。

“哪里，沈先生才是我所见过最精明的生意人。幸会，项小姐。”

“你好，威士先生。”羽蕊客气地握一下杰瑞肥厚的手。和他的市侩外表无关，羽蕊直觉的不喜欢他，尤其不喜欢他对她笑的神情，谄媚得很。

“叫我杰瑞就好。我今天在报上看到你们的照片。昨天的记者会好精采呀！”

“下次我会邀请你上台发言。”沉飞说，他还没有时间看今天的报纸。

羽蕊看到了，那张照片拍得好象他们俩脉脉含情相望。她可以确定她父亲绝不会错过，她甚至可以想象他在早餐桌上对着早报满意的笑着的样子。而她母亲会说：“像一只偷到鱼的猫。”

他们走过一片长满杂草的空地，正在草地上玩耍的一些小孩子瞧见他们，全部停止游戏。杰瑞自顾自的带路，而沉飞和羽蕊却把孩子们故意的盯

视目光收进眼底。

弃物堆满了大部分地方，但是中间有一个简陋的棒球场，那些孩子就在那里享受难得出现暖和阳光的冬日周末午后时光。他们平均看起来都在十一、二岁左右。

“就是这里。”杰瑞停在比邻空地的一幢砖造建筑前，他的声调显得超乎寻常的热心。

前门的锁看起来已经锁了很久了，他们花了一番工夫才打开来，里面布满灰尘和蜘蛛网。两个男人走过空屋，偶尔停下来以便杰瑞能看着文件说明较特别的地方。沈飞其实听若未闻，他的目光不时地飘向到处查看的羽蕊。

他佩服她的是她表面上一副好奇和兴味盎然，实际上却处于警戒状态。在旁人看来，她不过是随意走来走去而已。

她今天仍穿著白衬衫和那件黑夹克，他肯定她的配枪还在夹克底下。遗憾的是她把裙子换成了黑色长裤，遮住了她线条美好的双腿。

孩子们嬉闹的声音飘扬上来。沈飞没理会正口沫横飞的杰瑞，径自走到打开一扇窗子，站在窗旁的羽蕊旁边。当他向下凝望那些孩子，她看到一抹柔和万分的笑容浮上他英俊的脸孔。

羽蕊之所以过来开窗，一方面看看窗对面有没有另一栋空建筑，同时让空气流入这个阴郁得令人窒息的房间。结果现在他的笑容似乎把空气又抽光了，至少从她的肺腔抽走了。

“这种草草组成的棒球队，一定能勾起很多人的童年回忆。”他看着孩子们打球，自己也坠入回忆似的低语。

“我不知道。我没打过棒球。”羽蕊说。

他是什么意思？她很难想象底下那些孩子的童年能和他的比较。

“那块空地做公司停车场再适合不过了。”杰瑞也靠过来，“清理那块地花不了多少钱的。”

“不！”沉飞答道。

杰瑞视为得到他的认可，得意的继续发表他的意见。“不需要多少……”

“我是说不行，那不是做停车场的好地方，那个棒球场要留下来。”沉飞打断他的话。

羽蕊吃惊地望着他，心底有些波浪动摇了起来。

杰瑞更是讶异地盯着他看，不过，他仍是应和道：“当然，听你的。”

羽蕊看得出沉飞很习惯这样的逢迎式的回答，他并不很在意这个褐发的房地产经纪人的。

他继续望着下面那群孩子。

“沈先生，我待会儿还有个约会，你要不要现在去看……”

“我现在正在看我要看的。”沉飞摆一下手打断他。“谢谢你专程赶过来。你有事去忙吧，祝你周末愉快，杰瑞。”

杰瑞还想再说些什么，但见沈飞全神贯注于一群小孩，他不解地耸耸肩，转向羽蕊。

“很高兴认识你，项小姐。”杰瑞说完便转头离去。

她微笑地点头后，目光立即移回到沉飞脸上，他的表情竟像个向往如入下面的孩子们的另一个孩子，看得她不禁为之动容。

“计划开始实施时，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这个棒球场整理得焕然

一新。”他有点自言自语。突然，他像发现什么似的，“你看！”

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望见一个站在三垒的男孩，他的身子向前倾，一只手放在膝盖上，做出准备盗回本垒的样子。

“那个正准备挥棒的可能是他哥哥，他会一棒送他回本垒。”

他说着时，较矮的男孩果然挥棒击中球，三垒的男孩拔腿奔回本垒，他的其它同伴高兴得大声欢呼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羽蕊问。

“我和我弟弟小时候和邻居的小鬼们打球时，我就常做这种事。”他把手掌圈在嘴上，朝下面大叫：“Goodplay, kid!”

孩子们抬头望过来，他向他们竖起大拇指，然后转向羽蕊，却望见她充满疑惑的神情，他的笑容顿时隐去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他的目光在她脸上流转。

“没什么。”她轻轻说。

阳光斜进窗户照在她的黑发上，闪着多彩的光。她眼底波动着无声的荡漾，他无法自禁地沉溺了进去。

“你像个谜，你知道吗？”他伸出一只手指轻轻地滑过她的鼻梁。

“为什么？”羽蕊故作冷静的问，尽管他的碰触似乎触及了她最敏锐的神经。

他一时答不出来。当他碰到她的刹那，他想说的话都消失在喉头，凝视着压在她白皙皮肤上他黝黑的手指，他如触电般麻木。

“我不确定。”他俯视她美丽的容颜，低喃着，“魏伯在哪找到你的？你以前都在什么地方？”

羽蕊避开他的视线。很多人说她很像她的父亲，她希望他不要看出来。

“‘沉氏’有套精密的计算机系统，你若对我的身分有怀疑，尽可以去查。”她的声音带着小心，眼神则流露出机警，态度保持沉稳。

“你误会我的意思了，我信任魏伯，当然信任他介绍的人，何况他对你还是大力引荐。”他说话时紧紧盯着她的眼神，像在搜寻某个记忆。“我觉得我以前应该见过你。”

她越过他左肩看向窗外。“我没你那么赫赫有名。”她阻止自己移动，以免露出她的不安。

“你相信前世之说吗？”他突然问。

羽蕊眨眨眼，紧张松弛了。“看不出你还会迷信。”

“轮回不是迷信。你没看过这种书吗？它是有临床根据的。”他收回了快抚触得她颤抖起来的手，插进裤子口袋。

她缓缓吸了一口气。“我没有空闲看这类书籍。”

“哦？那你都阅读些什么书呢，羽蕊？”他念她名字的方式仿佛他们是对亲密的情侣。

他们站在一间废弃的旧大楼中，他却使她觉得他们在一间浪漫的房间，下一刻可能就要一起上床了。

“你有一份我的详细个人资料，董事长，上面包括我的嗜好。”她对他面带微笑。

“现在，你是不是要继续巡视这个地区的其它地方呢？”

“你是我的贴身保镖，可是为什么你总是和我保持安全距离？”他先抱怨着，然后又揶揄她，“你真的担心我会攻击你吗？”

她给他一个无辜的回视。“我不是如影随形地照你的指示跟着你吗？至于攻击，除非你自认为你是色狼。”

“男人没有不色的。”他说。

“对我来说，你是我的雇主，不是男人。”她柔和地说：“而且以你的身分地位，我想你不会笨到占你的女性职员的便宜，也没有必要。”

“你很厉害。”沉飞大笑。

她的是。不知何故，他对她的想望强烈得令他吃惊，他不喜欢自己竟对一个女人着迷到这种程度。他若告诉她，昨晚他满脑子都在想着她，想着今天又可以见到她，而且想到自此而后，只要他要求，她每天都将时时刻刻伴在他身旁，他便兴奋难眠。她听了大概会笑死吧。

“我不过道出事实。”

“好，你是对的。基本上，我也不赞成公司的男女职员有牵扯不清的瓜葛。”他移动脚步。“来吧，我们到别处看看。”

他们再次经过空地时，那些孩子又停下来看着他们，不过原本的敌意已被好奇所取代。

当沉飞朝刚才跑回本垒的男孩挥挥手，他也回挥了挥手，还咧了咧嘴。

“你喜欢小孩吗，羽蕊？”

“还好。”她顿了顿才回答。

“我很喜欢。”他说完后，转头看见她一脸的疑惑，随即笑说：“你好象很意外。”

“你不像喜欢孩子的人。”她坦言。

“是吗？在你眼里我是个怎样的人？别说些传播媒体夸张歪曲的话。”

她不禁莞尔。她本来要说他和报纸上形容的花花公子很不相同，不过她毕竟才和他相处两天不到，虽然她看人的第一眼印象通常相当精准。

“夸张歪曲吗？”她反问。

“今天的报纸我还没有看，不过我不用看也猜得到杰瑞所谓我们俩的照片。等着瞧，不出多久，就会有人开始谣传你是我的情妇了。”说完，他扮了个鬼脸。

她没想到他也有调皮的一面，忍不住地笑出来。

“这样好多了。”他说。

“做你的情妇？”

“那说不定更好。我指的是你的笑。你太严肃了，羽蕊，你看，阳光多好……”

闪进羽蕊眼角的是另一种光””金属在阳光底下的反光。她太清楚那是什么金属了。

“小心！”她喊一声的同时，用力一推，把沉飞推倒在石砖破瓦遍布的地上，自己扑在他身上。

他们都听见咻地扫过他们头顶的子弹飞越声。

“别动！”羽蕊欲跳起来去追开枪的人时，沉飞抓住她。“不管是谁，已经跑掉了。”

她也听到急促的脚步声跑开。

“可恶！”羽蕊低咒。“光天化日，胆子未免太大了。”

“嘿，这里是洛杉矶，全美第二大罪恶之城。”

“我恨这个城市。”

“我也不怎么特别喜爱它。但是现在我开始对它有一点好感了。”

她向下瞪视他，仍未察觉她的身体以一种亲密的姿势覆在他身上。

“那个人差点杀了你啊？”

“是差一点，但你救了我。”

阳光使他看不清楚她，当他的手托住她的后脑把她的脸向他推进，他如是告诉自己。

然后她的唇变得太近，近得他无法满足他的想望。

哦，不行，不能让这种事发生。羽蕊在心中大声警告自己。然而当他的唇吻住她时，所有的否定想法都消逝了，这就像一个多年的梦幻成真，她无法自禁地合上眼，让美好的感觉冲刷过全身。

不知道是阳光的温度升高了，还是他的体温在上升，他的手不可思议地颤抖着抚过她的背脊，试探她皮夹克底下的柔软曲线。

他觉得他渴望更多时，设法移开双唇，转而亲吻她其后柔细的肌肤，然后吻她的颈凹，沉醉地听见她猛吸一口气。

她抬起头，眼光迷像，声音低柔沙哑。“你表示感谢的方式是不是太过火了？”

他粗嘎地笑着，没有一个女人会在他吻过她之后，用这种抱怨的语气对他说话。

“我想表现得更热诚些，但时间地点皆不宜。”他说着，缓缓不舍地扶住她，两人一起站起来。“记下来，我欠你一次。”

他只是在又脏又乱的地上吻了她，然而他却觉得他们像在一长夜的缠绵后刚滚下床，且一点也不满足，反而渴望更深。

幸好接下来到他们上车离开，没有再发生“意外”，否则羽蕊丝毫没有把握她还能像刚才那么反应敏捷。那一吻使得她神思整个混沌了。

她必须去见她父亲。她再怎么不情愿，也无法向自己否认，她不能做这件事。她一开始就该听从她的良心，拒绝她父亲。尽管她曾是海军情报局的精英干员，但这并不表示她就能胜任待在沉飞身边当间谍。

沉飞伸直右手臂，让方雯绢帮他套上一只衬衫袖子。

“谢谢你，绢姨，剩下的我自己来就行了。”他用左手慢慢扣上扣子。

“你应该小心一点的。”雯绢收拾着医药箱，对他皱眉摇头。

“没什么大不了，要不是摔那一跤，根本没事。”对白天发生的事，他扯了个小谎。

“这么大个人走路，好端端的怎会摔得这么厉害？”

其实是羽蕊推开他时，右臂撞到碎瓦片，才愈合不久的旧伤口碰裂了个小口，不过他打算再讨论不值一提的小伤。

“真的没什么，绢姨。沉威回来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要我打电话给他吗？”

“不用，我只是问问。你下班吧，不必陪在这，我看些公文就走。”

他坐在办公桌前开始批示着一桌子的公文、卷宗。周六晚上，谁会相信这个花花公子在此伏案工作呢？雯绢摇一下头，悄悄掩门出去。

沈飞其实一点看公文的情绪也没有。关于新社区的计画，过去一年中他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在上面。现在规画案有了，土地也标购到手，他正掉进任何计画完成前都会有的过渡期，而这件事特别棘手，在那些繁琐的

细节处理好之前，他无法放太多心思在其它事情上。

中午的“意外”使他产生新的困惑和怀疑。曹英峰或许会千方百计阻挠他的社区重建计划付诸实施，因为那等于将“沉氏”的规模又扩大了一倍。但曹英峰应不至于要置他于死地吧？会吗？

要不是羽蕊及时推他一把，那颗子弹说不定已经要了他的命。然而此刻他思考的却不是他的生死一刹那间的危险。他似乎仍能感觉到她柔软的唇瓣压着他的嘴唇，他也仍感到一种不满足感戳刺着他。

他可以把它归为化学作用，但他非常清楚，从第一眼见到明蕊，他的意志和心绪就完全违反他意愿的受到她的影响。最糟的是，她什么也没做，不像其它女人总是试图吸引他的注意，或明示、暗示地对他表示兴趣。奇怪的是，她身上倒仿佛有块强力的磁铁，紧紧吸住了他。

这提醒了沉飞一件事，他还真的是根本没仔细看她的个人资料呢，因为他当初压根没打算接受这个荒唐的安排。

羽蕊的个人资料还在他桌上。他找到那份档案夹，打开来。

片刻间，沉飞蹙紧了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在纳闷着，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。

“请进。”

“我就知道你还在。”沉威走进来，一脸倦容。“我大概是老了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沉飞摇头，注视弟弟跌进沙发。

“哎，你知道那些模式，香槟、股票、房地产，除此之外，没别的话题。哦，顺便一提，你和你的贴身保镖是整晚宴会里人们谈得兴致最高昂的头条新闻。”

“可想而知。”沉飞淡淡道：“我想我要解除她的职务。”

“谁？”沉威倒在椅背上的身子坐直了。

“羽蕊。项小姐。”

“这么快？”沉威意外的张大眼睛。“为什么？她今天和你出去表现得不称职？”

“太称职了。”沉飞简略地告诉他白天的事情。

“老天！”沉威前倾身子。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我们都没事。”

“看到是谁没有？”

沉飞摇摇头。“跑掉了，我不让羽蕊去追。”若非他当时不想让她离开他的身上，及他的右臂痛得要命，他自己肯定会跳起来，非追上那个开枪的人问个清楚不可。

“这么说起来，多亏了有她在。人家救你一命，你反而革她的职，说不通吧？”

“对方假如只是闲来无事往我身上敲敲打打，便也罢了。现在玩起真家伙来，我不想一个女人跟在我身边冒生命危险。尤其若因为要保护我，使得她受到伤害，或甚至送了命，我“铁臂沉飞”的名号就该改为“软脚虾沉飞”了。”

“如果能找到更可靠、更可信赖的人在你身边保护你，魏伯就不会叫她来了。”沉威说。

“为什么一定要有个人在我身边？多个人碍手碍脚，又是个女人。我现在知道了对手不仅要警告我，还想索性除掉我。遇上紧急情况时，我是先去

担心我的保镖的安全，还是先保护自己？”

“可是你也不能在她才上任一天半就把她开除，对她太不公平了。”

“我只说解除她的贴身保镖职务，一开始就不该有这样的安排。我以为对外公布，对方会认为我怕了他们，顶多让他们在背后笑话我一番，想不到他们竟采取较激烈的手段。今天的“意外”会发生，要怪我昨天记者会上太欠思虑，作了个错误的决定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可别一错再错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沉飞挑起眉。

“大哥，她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勤人员。你们一块出去时，身上有带枪的，是她不是你。如果你昨天算是欠思虑，此刻我看你又太多虑了。”沉威站起来，好笑地看着他。“怎么回事？自从你有了保镖以后，金头脑好象有点突然不太灵活了。”

“你才语无伦次呢。”沉飞自知这两天他是有些心不在焉，但是他可不愿破人一语道破。“你还有事吗？”

“目前没有。我要回去休息了。你又打算在这熬夜吗？”

“我把桌上这些东西看完。”

沉威走后，他的注意力回到羽蕊的个人资料上。在亲属部分，只填了一格，母亲，徐咏薇，其余空白。

就算她父亲已不在了，也该有个“已歿”的纪录吧？

沉飞眉心出现一道沟痕。他隐约地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，但是他无法同时想着她和思考。

他用力甩一下头，他向来敏锐的直觉和清晰赛过计算机的思路，此刻全然发挥不了作用，似乎是她又近又远的美丽影像，堵住了他大脑里某个思路管道。

魏伯。他想到介绍羽蕊来的“沉氏”前安全主任。沉飞拿起话筒。

铃声只响了一声，魏伯就接了，仿佛他在电话边等着似的。

“魏伯，我是沉飞。没吵着你吧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我看了今天的报纸了，很高兴我介绍的人能令你满意。”

“她好极了，谢谢你。”沉飞告诉他今天在旧社区发生的事。

“幸好你们都平安无事。”魏伯似乎对他遇到的“意外”毫不震惊。

“下一次是否还能如此幸运就难说了。”沉飞说：“我有件事想请教你，魏伯。”

“不用客气，沉飞。和羽蕊有关吧？”

“那么你也知道我要问什么了。”

“这个很重要吗？她绝对可信任的。”

“我不怀疑这一点。她今天才救了我呢。如果当时她自己倒地的动作稍慢一点，子弹打中的可能就是她了。”

“唔。你晓得她出自海军情报组吧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所以关于她的许多个人资料，都被列入机密。这是保护她也是保护她的家人，你能了解吗？”

他似乎是非了解不可。不管他多想深入的了解她，现在显然不是好时机。

沉飞突然沮丧起来，终于有个女人触动了他的心弦，他却必须“了解”